



### 艱苦創業

與《澳門日報》結緣，除兩李外，我與兩李的繼任者陸波兄也有來往。

早年我與陸波兄岳丈、鏡湖院長鏡不辱認識，經常到澳門鏡湖醫院檢查身體。作為小記者微薄收入的我，難以應付香港高昂的診金，所以每屆一段時間，都去找鏡院長求診或體檢。

鏡院長是大國手，懸壺濟世兼有父母心的仁醫，他日理萬機，對我這個小老弟，從不假於詞色，每次為我診症，都是細心祥和關切，醫術醫德醫品兼備，於小輩的我來說，猶如高山流水，仰之彌高。

與陸波兄相識於青年時，自他繼任社長後，每趟我赴澳，定必拜訪，他在百忙中都抽暇一聚，倍感親切。

我們第六屆世界華文旅遊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澳門大學舉辦閉幕式，他特地在一家澳門新開張的葡國地道私房菜宴請與會學者，連美食家、台灣作家李昂也大讚，認為是她吃到最好的葡國菜。

《澳日》的前身，原來是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版的《新園地》。在逆境中，在《澳門日報》60

周年誌慶的圖冊，現任社長陸波寫道：「要長居民志氣，樹民族威風，一份小刊物《新園地》在社會上燃起了愛國反殖之火。我們當不會忘記懸壺濟世，以筆為戈的《新園地》社長陳滿醫生，醫餘筆耕不輟，議論發為鴻文，諷喻見諸萬語。」

陸波在同文指出：「1958年，王家禎先生（曾任香港《周末報》總編輯，後任《澳門日報》首任總編輯）、李成俊先生、陳滿醫生、張陽先生（時任《新園地》主編，後任《澳門日報》副總編輯）和一群愛國民主人士，在《新園地》周刊的基礎上，創辦了今天的《澳門日報》。」

由此，才知道原來香港《周末報》總編輯王家禎曾任1958年《澳日》創刊的第一任總編輯。《周末報》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停刊。誠然，《澳日》主要是之後在李成俊先生及李鵬翥先生的帶領下發展壯大的。

《澳日》銷路一直高踞澳門首位。她一向以來自給自足，令業界為之肅然起敬。

這與歷任報紙社長、總編及員工的努力拼搏和堅持辦報理念分不開的。（《澳門情書》之四）



### 天下

上周，特首公布了新一份施政報告，我感到鼓舞，在香港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面，特區政府撥出大量資源給予支持，特別是鼓勵香港文化藝術界走出去，講好中國故事。我長期奔走呼籲香港要重視有代表性的作品創作，很高興施政報告中也推出「重點演藝項目計劃」，資助培育代表香港的世界演藝作品及國際文化品牌作長期公演。「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一直覺得文化藝術的發展離不開堅持文化之根，文化藝術的發展要有「天下觀」。

中國人說「天下」，就是中國傳統對「世界」的看法，更是中華民族千年傳承的家國情懷。儒家經典《禮記·禮運》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提出了天下大同的思想，憧憬天下和睦相處，安居樂業的理想社會。北宋范仲淹《岳陽樓記》則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句，表達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感。近代孫中山先生更是把「天下為公」的思想發展為「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義。

我們要發展好文化藝術，離不開這種千年積澱的「天下觀」，離不開愛國主義教育。很高興施政報告中也提出多項措施，特別是建立「弘揚中華文化辦公室」，舉辦「中華文化節」。當了解文化之根越多的時候，也越能促進文化的繁榮，越能在世界舞台與其他文化交流互鑒，講好中國故事。

最近，我到成都擔任了第十四屆中國音樂金鐘獎小提琴評委會的評委，欣喜的看到祖國音樂事業的發展迅速。中國音樂金鐘獎是2001年創辦，每兩年一屆的國家藝術大獎。比賽選拔非常嚴格，我們小提琴比賽，第一輪初選評委和選手用幕布遮擋，只通過音樂打分；後面兩輪，入選的選手雖然不再有幕布遮擋，但更要承受評委全面的審視和挑剔。不過，這一屆參賽青年選手的水平讓我們對未來中華文化藝術的傳承充滿信心。

評審結束以後，我還率香港弦樂團到貴州貴陽和重慶舉行內地巡演，大家同樣感受到中華文化的積澱，這也是我們未來「藝行天下」的依賴和源泉。比如在貴陽，我們真正體會到國家的多民族文化，我在思考怎樣能夠結合做跨界合作，把他們帶到世界。我們香港的年輕藝術家，通過內地巡演，看到了中華文化的多元，看到更多事業發展的道路。未來我們希望更創意的把我們國家的優秀文化帶出去，在世界上講好中國故事，講好世界聽得懂的故事。我也希望，未來不光是香港青年藝術家，也能聯合內地的藝術家，一起到世界上展現風采。

藝術之花的綻放需要天下的舞台，根深才能葉茂，當對民族歷史和文化的理解更深入時，對每一段文化旅程就更會有使命感。但請相信旅程中一定不會孤獨，一定会有很多美好的相遇，「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畢竟文化藝術之美在於人心相通，天下是天下人的。



### 天時地利人和的剛好配合

愈來愈多香港的藝藝人和歌手受邀亮相於內地電視台的綜藝節目，而這些綜藝節目在內地都是一線高收視率的製作，就連已退出娛樂圈多年，香港觀眾只覺得該演藝人「熟口熟面」卻說不出他（她）們的名字，內地電視台卻有不同渠道找到他們，讚！

已移居內地的香港演藝人指，現時內地的電視節目製作水準已超越很多別的国家地區，節目主持人「臥虎藏龍」各有特色（包括學識）及專長，並不比香港電視圈「金牌司儀」們遜色：「坦白說如果不是內地電視台節目組的『好點子』，當年我們（香港演藝人）曾在某電視劇創作過的一班藝員，真的好難好難再會在節目裏聚首一堂！見到熟悉的拍檔，不單止會『熱淚盈眶』，更有那滿滿的回憶，曾經的一幕幕片段，頓時在腦海裏湧現！」曾是電視台藝員的她說：「在劇集中擔演男女主角的受到追捧，這是必然的事，想不到內地的觀眾是如此『给力』，連名不經傳的『綠葉』演藝人出場，現場觀眾亦報以熱烈的掌聲以示支持；過往二三線演藝人都是『被冷待』的一群，這不能『怪』誰！那時香港的娛樂圈大家都是『好現實』的氛圍，所以演藝人除了演技外，更要練就強大的抗壓力，接受隨時『被忽視』的現實，不過當時香港的傳媒記者也很『给力』，翌日報章刊登的全體照，圖片說明亦逐一列出演藝人的名字。」

退出香港影視圈多年的演藝人表示：「退出了！沒有想過還會有機會『重踏舞台』，再見到熟悉的面孔時，真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心情激動的！悉心衷心感謝令我們重聚的人，對我們付出熱情的觀眾們！我們連發夢也想不到的事，現在發生了，兼且實實在在的存在。」

內地綜藝節目的主持人亦說：「鏡頭下的一切一切均是『真情流露』好感人，所以說最令人感到驚喜的刹那，亦離不開『天時地利人和』的『剛好』配合，也是演藝人能在娛樂圈『名成利就』的重要因素。不少演藝人都怕被提起『老』字，或者覺得『時不我與』而沮喪地位下降，但事實上演藝人在每一個年齡段都有他在工作上的價值，物換星移下，無人能永遠站在巔峰上。」



### 婆媳

不久之前才知道我們家庭朋友其中一家，他們的小兄弟忽然發現患癌，之後因併發症辭世，家人把小弟去世消息隱瞞，沒有讓開始患腦退化的父親知道噩耗，而母親則悲痛欲絕，差點便想跟兒子離去！幸好大兒子K發現，把母親從鬼門關拉回來！K好像在說劇集內容，完全沒有半點哀痛，那是因為他不能再痛，他要把雙親的照顧責任統統背下來，儘管這幾年他也想組織家庭，然而因為弟弟的離開，母親對大兒子K的女友又有嫌隙，見面也不想，令K十分難做！

不過他懂得處理和解決，只希望母親的喪事傷痛漸漸淡化，好讓K有喘息空間，再來處理自己的事情！

這位K兄弟做事很有能力，現在身兼電視、電台及網絡工作，見他浮沉了好多年，卻找不到一個落腳處，腹有詩書氣自華。到近年才找到了確實的方向，朝着方向向前行，他信心滿滿地展開工作！聽到他提及母親不接受他女朋友，我想這個解不開的老問題，想到很多婆媳的關係。我着實不明白婆婆和媳婦之間究竟是為了什麼，這兩個

的關係如何會產生那麼多的矛盾。可能因為我幸運，我遇到一位慈祥善良的婆婆，婆婆同樣幸運，遇到我這個從小接受父親教導「做人要互相尊重」、「做人不要斤斤計較」、「做人要互相包容互相體諒」這些道理，聽着聽着不但入腦入心入肺，還在生活過程中付諸實行，以至我和婆婆成了婆媳的典範！

婆婆在世，我在家族眼中更似她的女兒，印象深刻的是在家族聚會，數十個家庭成員齊集，我和婆婆的親女兒，便會跟隨婆婆左右，做她的左膀右臂，協助她處理幾十人的飲食，當有不懂事的親友不禮貌對待她，我會還以顏色！不過婆婆從來不多言不生氣，委屈全部收在心中，可以作如此情緒控制，實在太佩服她了！於媳婦而言，實在於旁盡量幫她，所以在我成為她的媳婦後，我更肩負起保護婆婆的責任，不由得那些遠親近親對婆婆顯指氣使，把她當僕人那樣差遣！

我會把與婆婆相處的感受、相處的方式，告訴K和他的未來媳婦，讓他們也學習學習，將來能與K母親化干戈為玉帛！可以安心快樂地過好小日子！



◆我有一位好婆婆！作者供圖



### 白鷺在雲魚在水

兒時，我家所在的村子叫茶場，緊鄰的村子叫漁場。茶場山多，後山上滿是茶樹；漁場水多，房子全在雲水間。

站在茶場看漁場，真是一幅絕美的風景畫：無風時水裏映映着藍天麗日野花蘆荻，有風時水面有細細漣漪點點碎金，紅嘴藍背的翠鳥倏忽即逝，傍晚成群的紅蜻蜓低回縈繞，堤岸上白鷺悠閒漫步慵懶睜睜，遠處是層層疊疊深黛淺墨的山巒，山上不時被驚起一群群白鷺。隱約可聞的一聲鳥鳴，幾處狗吠和池水逐岸的拍打聲，讓這幅畫面平添了幾分悠遠。

魚塘裏放養的魚苗，飼養長大後，漁民大概每隔幾天，就會在清晨撒一次網，網起來的魚送去早市上賣。在撒網的時候，漁民會吆喝：「下網啦，有要買魚的都快來呀！」茶場的人如果饞魚了，或者家裏來客人了，就順着或寬或窄的堤岸，顛顛地往撒網的地方跑。漁民正在收網，正從網裏揀了魚往旁邊大水箱裏扔，動作準確利落。大水箱裏挨擠擠已滿是翕嘴擺尾的魚。

買魚的指着水箱選好魚，漁民便招呼自己的女人和孩子，叫一個稱魚，一個在岸邊隨便折根魚草。女人撈起魚，把魚嘴往秤桿的尖鈎上一掛，俐落地稱好斤兩。自然的，秤尾會高高翹起。又接過孩子遞過來的魚草，從魚嘴和腮殼間穿過去，打個結，交給買魚的拎着。買魚的付了錢，拎着還在搖頭擺尾的魚，悠然地走回茶場。

每年臘月裏，魚塘會相繼進行一次大圍捕。先用抽水機把魚塘裏的水抽到旁邊魚塘裏——冬水瘦，兩池水併作一池也不會滿溢。先抽一半水，然後下網，兩個壯年男人穿着連身下水衣，遙遙並立，各把守着魚塘一角，拖着漁網像犁地似的往自己前方的另一頭走。待走到一半之後，會愈走愈吃力，因為網裏的魚實在太多，水中清晰可見成千上萬道灰黑色的脊背在驚恐地來回亂竄，也有的爭相躍出水面，又無奈地落回去，只在空中留下無數道一閃即逝的灰白影子。

待撈得兩網之後繼續抽水，水再瘦一圈後繼續下網，如是者三。放眼一看，只剩下些二三兩或更小的魚在淤泥濁水裏苟延殘喘了，漁民這才露出疲憊而滿足的笑容。這笑容就像是一道特赦令。聽得抽水機轟隆隆的馬達聲即已拿着水桶、麻袋、蛇皮袋、小撈網等陸續趕來的茶場村民，這時就都挽了衣袖，挽了褲腿，脫了鞋襪，爭先恐後地摸下塘去，更有直接撲通跳下去的。一時之間，整個魚塘就像一口下滿了餃子的大鍋似的，人聲鼎沸，歡笑喧天。臘月天裏的水冰寒刺骨，人們剛下去時一個個都凍得齜牙咧嘴、渾身攣縮，但只要一看見了面前裏滿淤泥艱難跳動的魚，就顧不上冷了，只管爭相抓魚！

儘管漁民已經進行過地氈式撈捕了，但魚塘裏仍有許多漏網之魚：有幸運地從漁網邊緣逃脫的，有因為個頭不足而從網中漏掉的，有藏在淤泥中而得以倖免的。漏網的魚品種十分豐富，既有放養

的各種魚的幼仔，也有鮪魚黑魚黃魚等野生魚種。這就是各人大顯身手的時候了，既要眼疾，也要手快，還要一點好運氣。一般這樣可以免費下魚塘的時候，村民基本都是全家出動的。我家是父親、母親、弟弟、妹妹全都下塘去，我在岸上守着，待他們抓得半桶魚之後就倒進我手中的蛇皮袋裏，我把魚撿回家倒進大澡盆裏，再拎着空袋子回到魚塘邊。我隨父母弟妹在魚塘裏移動的身影而跑前跑後，歡呼雀躍，間或也觀察別人的動靜：男人大多在專心地埋頭抓魚，不時地為一條難對付的魚笑着罵兩句粗話；女人忍不住又是笑又是叫，又是驚呼又是唏噓，手底下卻也不含糊；孩子呢，一旦抓得大魚就手舞足蹈，舉起來炫耀，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有時大魚就趁此機會掙脫了，讓別的人給抓走了，於是就有跌足聲、爭執聲、叫罵聲、嬉笑聲、嘆惋聲、勸解聲，不一而足，熱鬧非凡。

待天擦黑時，經過小半天的「浩劫」，魚塘裏已再難見到超過一指長的魚影，沉積的塘泥也都被翻新了踩活了，這是有利於來年放養的魚更好地生長的。這時，魚塘主人開始往回抽水了，眾人看看差不多了，也就帶着從頭到腳的泥點和滿滿當當的戰利品各自回家去了。喧囂的魚塘重歸寧靜。但長大後，我因求學而離開了家鄉，離開了蟬噪蛙鳴，離開了鳥啼犬吠，離開了那些有着各種鄉野氣但淳樸可愛的鄉親。真想念家鄉那「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的美妙風景啊！



### 遊人在新加坡

在不同的港鐵站見到新入閘機，原來現在已換上新式信用卡拍卡機，用信用卡可以代替八達通及一般交通電子支付。之前去新加坡，最羨慕就是利用信用卡直接支付交通費，當時香港只有電車可以，而且感應速度很慢。用信用卡代替交通卡，最方便當然是遊客，因為實在不想去每一個地方，都要買一張當地的交通卡。

新加坡廣泛接受各種國際信用卡，如Visa、MasterCard和American Express。用戶可以通過刷卡或近場通訊（NFC）技術進行支付。新式的方法包括PayNow、GrabPay和Singtel Dash。用戶可以使用這些應用程序通過手機號碼或掃描QR碼進行支付。以上方式方便快捷，特別適合小額支付和個人間轉賬。此外，新加坡還推出了電子錢包（e-wallet）系統，讓用戶可以在手機上存儲和管理數字貨幣，例如新加坡的NETS和GrabPay都提供了電子錢包服務，用戶可以通過這些錢包進行網上和離線支付。作為遊

客，有了Apple Pay再加上以上方法，基本上不會再用到現金，對外來遊客可說是十分方便。

電子支付和Call車及外賣App多是細綁式收費。Grab就是叫車及叫外賣最常用到的新加坡App。雖然較貴，但很受人歡迎。我作為遊客也只下載了Grab便解決了食、行。Grab是東南亞地區最大的出行平台之一，它在2018年推出了GrabFood服務。GrabFood與Grab的乘車服務相結合，讓用戶可以在同一個App中訂購外賣和叫車。這種整合優勢使GrabFood在市場上贏得了廣大用戶的支持。

另外，就是香港也有的Foodpanda。Foodpanda於2012年進入新加坡市場，為用戶提供了廣泛的餐廳選擇和快速的配送服務。它的使用者界面簡潔易明，用戶可以透過App訂購餐點，並跟蹤訂單的狀態。當然還有Deliveroo和綠色箭頭（Green Arrow）。這些App提供了不同的餐飲選擇和服務特色，滿足了用戶對多樣化外賣選擇的需求。每個新加坡人都有幾個選擇，叫我這個遊客大開眼界！



### 因一棵樹愛一座城

門前銀杏如相待，才到秋來黃又黃。秋意漸濃，再冷一些日子，去看銀杏黃又黃便是最愜意的事了。有一年在粵北採訪，趁着同行的人用午飯，我趕了幾十公里的路，去南雄坪田軍營看幾株古老的銀杏樹。南雄是嶺南銀杏之鄉，每年秋盡冬臨，前來賞秋遊人尤其多。軍營寨是掩映於深山的一處小村落，只住了幾戶人家，村口那幾株古老的銀杏樹生得秀美異常。瓦屋土牆銀杏金黃，拙樸抱素宛若畫卷，飢腸轆轆之下，看着鏡頭裏的照片，仍覺不虛此行。雲南大學的銀杏大道，素來在全國高校享有美名，我也專門趕去看過一次，只是不巧撞一場秋雨。昆明四季如春，有春城美譽，但遇雨成冬也是不爭之實，但見黃葉飄零草木搖落，一派肅穆凝肅，倒是適合靜心感知這所百年名校的厚重文脈。

最近幾年，有一棵長在終南山下觀音茶禪寺的銀杏樹，常常成為一幅深秋刷屏的盛景。這座觀音禪寺始建於唐貞觀二年，院中的銀杏樹相傳是唐太宗李世民所植。經霜冰雪千餘年，

樹身蒼勁枝極嶮峨已是難得的風景，待到秋來九月八，身披一襲黃金甲的驚艷風姿，就堪稱孤絕了。其實，在西安一眾鼎鼎有名的廟宇中，觀音禪寺一直寂寂無名。數年前，一張意外航拍所得的銀杏照片，在網絡上爆紅。至此，終南山下，觀音寺中，秋賞銀杏，就成為一樁非去不可的秋日盛事。有一年秋天，這座千年古刹和這株千年古樹，一日之內接待的遊客竟有多達數萬之眾。

除了美得不可方物的秋日銀杏，得益於著名作家巴金散文名篇《鳥的天堂》而聲名遠播的大榕樹，則是另一番景致。我也是慕名去看那棵大榕樹，到了地方才知道，「一門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新會梁家也坐落於此。中西合璧的一組建築群，處處可喚晚清南粵僑鄉的韻味，飲冰室主人梁啟超的氣度，梁思成林徽因的軼事，都在樹蔭遮陽祖蔭庇佑的仰慕裏，幻化成一段自然景觀和人文沉澱相映成輝的傳奇。

樹猶如此，城亦可期。特首在新一份施政報告裏提出，要實施「悅日亮麗城市計劃」，加強美化城市，包括重點打造城門河及元朗明渠

為賞花熱點、在主要節日美化主要道路中央分隔帶及迴旋處花床等園景，對此我尤為期待。香港山海相接，海岸線既長又曲，加之常年溫暖濕潤的亞熱帶氣候，十分適合植物生長。向陸地的一方灌木叢生林木遮蔽，近海的一方厚藤覆蓋草木葳蕤，如若能在山海之間巧用心思，設計栽種一些觀賞價值較高的開花樹種，假以時日形成蔚為壯觀的獨特風景，必定能引得遊人如織。我曾在欄多次提出建議，香港多颶風，每每強風過後都有多處塌樹，園林部門大可藉此多多補種鳳凰木、風鈴木、火焰樹、藍花楹、木棉、美麗異木棉、紫薇、櫻花、臘腸樹等花色鮮艷樹形高大的樹種，待到初具規模，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想來香港的人必定多了一個非來不可的理由。

◆數碼港海濱公園的風景。作者供圖

